

鯨 介

宸 紫 趙

敬獻

曾寶蓀女士

她的痕跡常在寶架旁邊，

她的悲恫亦在空墓門前，

她會爲他選上了好名分，

她深曉得徹心肝的憂煎。

但她不憑持自己的力量，

在黑闇裏從未失掉輝光，

被刀刺透的心還敢歡笑，

她真配得我懇切的贊揚。

## 序

這幾首詩不出版的理由，實在比出版的理由爲多。我很曉得凡做詩的，不必定是詩人，凡詩人的有韻無韻的作品，亦不必定是詩。但我却『當局者迷』，缺少自知之明；所以我不很曉得我的詩是否有詩的成分在裏頭。二十歲後，我有不能不作詩的經驗，遂貿貿然不從師，不求友，獨自一個人做起舊體詩來。三十歲

之後，我纔做所謂白話詩。所做的當然不容易有藝術上的位置。詩藝未成，而便把詩出版，這實在是一件沒有理性的事。

這年頭也不是將詩出版的時候。世亂年荒，人的心都不在詩上頭。前幾年好像誰都有詩集，風起雲湧，極盛一時。現在則詩壇上好像旗偃鼓息了。也許是已經『落伍』的還要『以詩鳴』。這樣看起來，我的作品，縱然是極好的詩，亦沒有付印的充分的理由；何況我又不

自知其爲詩呢？

可是究竟我也不無把詩公布的小理由。第一，我的朋友們願意我把所有的詩刪改好了，急急地發表。我是以『人生是友誼』一句話立身的人，朋友的話，似乎不可以儘量地違拗。他們的話，就打動了我的心。與我年齡相近的人，或者要比較穩健些，要有智慧，有見識些。他們也許不贊成這個災及梨棗的辦法。但是人情是軟弱的；誰的力量大，誰就能教我依順

了。

第二，假使我的詩，祇是詩，我也決不肯發表的。二十年來，我已經積蓄了新舊體，白話體的詩，近五百首。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宗教詩。其他的都是自娛娛友的詩。自娛娛友的詩，無論其佳不佳，祇有我的好朋友們略略地曉得，祇有我自己深深地曉得。這年頭誰的眼睛也不能夠看到『至聖所』裏去。至於宗教詩是我生命中挺生的血花。我常覺得詩與宗教是一

而二，二而一的，我却願把我自己的宗教經驗，在詩的生活中，透露出一點，分給尙未向巴力屈膝的同道們。這是我將詩出版的最大的理由。

當然，我是一個耶穌的門徒。沒有耶穌，決不會有現在的我。而耶穌的中國的門徒中，尙未曾有人將詩來傳遞他們所感發的生命。這幾首詩，還是初結的果子。我請以第一首詩的題目『打魚』兩個字，來題這本書的名字。同



道們，讓我們的小船，撐到深處去下網罷。

一九，六，三，趙紫宸序於蘇州陳宅之高槐蔭下。

I  
序  
打魚  
伯大尼  
客西瑪尼  
聖誕  
拙政園  
蘇州的舊曆新年  
有感  
小蒼別墅

465045

牧師經

我與自然

破碎的國旗

雨

夜闌

你爲何不信

婚之夕

路遇

頤和園昆明湖畔

臥佛寺

寧可

過後

雪中行

不太平

雪

聖誕詩

小溪

明證

伯利恆

碧雲寺

客西瑪尼

妥協

葡萄樹

海月

良朋

夜

聖誕之後

## 打魚

海是他們的家鄉，  
他們認識天上的雲，海上的風濤；  
星月下打魚是苦生涯，  
可是他們從來不徒勞。

I  
昨夜，月落星橫，  
小船依舊在平靜的海面上，  
密密的網撒得久了，



打魚的弟兄們停止了歌唱。

到早晨，太陽踴躍的金光，  
散在閃爍活潑的海面上，  
勞倦的人沒有得休息，  
在沙灘上曬濕透的空網。

拿撒拉人——認得的——上船來了，

許多人擁擠着聽道理，——

這與打魚的生活有什麼相干？

他……他是理想家，猶太人的拉比。

『把船撐到深處去』，他說，  
『到深處纔再下網打魚』。

無論如何，話差人不差，  
姑妄聽之，打魚去，暫且遵依！

海灘上的人猶癡然立着，  
也有幾個聰明人笑了，  
兩行水痕的那一邊兒

小漁舟也越發眇小了。

離那岸的青山這麼些，



昨夜打魚也差不多在這裏；  
看哪，網要沉到海底去了，  
昨夜今晨不同得太希奇！

漁人亂嚷道：『快來幫忙』，……

革尼撒拉的魚也會擁擠！……

『哎喲，理想的打魚這麼着，

我們的經驗，一點事兒也不濟！

『我是有罪的人哪，』彼得說，

『離開我去罷，主啊！』

然而他們做的他們不曉得，  
深的海還有深的深處啊！

這是主溫柔懇切的聲音！

「更奇的事在將來，不要恐懼，  
你們果然真心相信我，  
我要使你們得人像今天的得魚！」

十五，三，一六。

## 伯大尼

主疲倦了，  
是的，主疲倦了。

馬大急急地接他進來，  
馬利亞把簾幔卷了。

主靜靜地坐下，  
馬利亞坐在他脚前。  
悠悠地半屋殘陽，

到那時又近了一天。

主素來是愛她的。

主的溫柔的眼睛

懇切地停在她身上；

她的冷澀裏滿有同情。

小雀子歸巢去了。

幾點星掛在中天。

主依然無言坐着。

馬利亞坐在他脚前。

困苦的馬大出來說，

『主呀，妹妹丟了我，

讓我去獨自忙碌。』

馬大心裏耐不得孤苦。

『馬大呀馬大，』主說，

主有含淚的聲音。

馬大懇切的敬愛，

安不得深重的憂心。

馬利亞重新坐下，

靠近些在主的脚前；  
她的手放在主手裏，  
她揀上了好名分，今天。

小燈盞裊着微煙，

馬利亞坐在主的影裏。

主低聲說：『馬利亞』；

她說：『我在這裏，拉波尼。』

十一，三，三。

## 客西瑪尼

半輪黃月纔出樹梢頭，

樹影子散得參差滿地。

這是尋常夜靜的時候——

他們近來又常到這裏。

「你們且在園裏等待——

我心裏充滿了憂慮，

你們與我一同做醒，  
我上前去，只一箭之地。」

他們心裏也很愁苦，  
等着，就睡眠在那裏。

他說：『父啊，使孟子離我，  
但要成全你的旨意。』

II  
磐石上有幾人做夢，



『血肉軟弱，心裏縱然願意；片刻的做醒尙難相共！』  
他却憐惜他們到底。

月光漸上了他的肩背，  
汗點像血點般淌下！  
『這洗禮原是爲我預備，  
我擎起盃子，難道放下？』

『父啊，不是我的旨意，  
但願你的旨意成全。』  
他已戰勝恐怖疑慮，  
他知道那一條路向前。

淡淡的月光照在他的臉上，  
別的眼睛——平時原見過他，  
重重的樹影鋪在他的路上，  
像那時卞民擁護他。

淡淡的月光，微微的風，

萬事都在上帝安排，

上帝的平安在他的心中；

他走過來說：『你們睡罷。』

人聲，馬聲，微風傳來，

他們要把這聖殿拆了。

『醒來，弟兄們，快快醒來。』

他們要把彌賽亞殺了！

## 聖誕

且莫談人生意義

你與我只有奮鬥……

此刻，在生命盃中

痛飲止痛的美酒！

15  
今夜，請聽那霜鐘！

報救主生在厩中。

他與你我共生命，

他有你我面容！

伯利恆斗大的星，

直照在十字架頭，

二千年無窮歷史，

蒼集在你我心頭！

今夜，且和着清琴，

一曲高歌讚美他；

明朝要走盡山河，  
拚着生命宣揚他。

## 拙政園

寂靜的拙政園  
樹木這般蒼老，  
亭臺又這般幽雅，  
這時節怪不得無人來到。

一池的淺水與殘荷，  
一林酬唱的自由鳥，  
一院的春寒輕籠着，  
一路上枯斷的蓬蒿。

這裏的停雲淡雨，  
一個人享受是最好。  
說不出爲了甚麼，

拙的人總有蕭然的懷抱。

清曠的拙政園，

敗葉拒絕東風掃。

大概這般的林泉

元宵夜定有淨滿月來照。



## 蘇州的舊曆新年

元宵節前雨後

玄妙觀裏該擁擠了。

珠光粉氣是常常有的，

不過這時節聚集了。

豬排攤與西洋景

全靠這幾天出生意；

皆大平等的人堆裏  
不化銅子也許看把戲。

本不該辜負了冷香閣

鐵骨紅有什麼人看去？

不過虎邱，寒山，滄浪亭。

比不上人看人的有趣。

我們挨餓的好同胞，

攪着穿紅戴綠的孩子們：  
我們要面子的苦同胞  
是爲絲襪舍己的孩子們！

繡球燈與走馬燈，  
中國人的藝術好賣錢，  
兩角銀圓買兩三個，  
給拖鼻涕的弟弟玩幾天。

元宵節後的蘇州城？

新的事情便都過去麼？

聰明不過的蘇州人

還有人擠人那種有趣麼？

十三，二，十八。

## 有 感

如今走到分界處了，  
原不是偶然走到的。  
樹影子濃濃地圍繞樹根……  
陰霾天已經透了陽光，  
把汗透的衣衫曬一曬？  
不！愛惜光陰的人  
前途還要流血和流汗。

這邊是平坦的大路，  
那邊却是高山峻嶺，  
獨行的旅客啊，  
待向那條路走去？

性急的人也只好細想，  
是啦，便穿這竹林  
向紆曲嶄絕的山路上  
把脚步放定就是了。  
凡是慣踏峯頂的，

不計算山頭的高低；  
凡要觀看海日的，  
免不得蹈破了山上的積雪。  
瀑布的雷聲般般地  
像從心坎兒裏流出來的。  
撥開了腳邊的白雲，  
看啊，路盡處原是路起處。  
走呀，石磴上不是人跡麼？  
我的朋友或許在前面，

倘今天走不到絕頂，  
也當依着雪壓的松枝  
月照的山巖住宿。  
行路的朋友曾經告訴我，  
到那邊必須經過最高峯：  
如今愈看愈像了。  
已經見了從前想不到的。  
現在且攀藤上去罷，  
只有『不敢』是迷路的證據！



十三，二，十七，夜

## 小蒼別墅

十三年三月七日及十二日，偕同學數人到此遊茗。

縱橫的經書與典籍，  
藥味薰人的化驗室，  
砌成了理想的圍牆  
使我們和人生隔絕。

顯微鏡裏的單細胞，  
神祕的宇宙的根苗，  
能够擴張到幾百倍，  
真確的人生反縮小了。

我們極廣大盡精微  
認識了深奧的天機，  
披擄的靈魂猝然嚷道：

『我們的自己在那裏？  
人爲什麼這般健忘？』

人又爲什麼愛紛忙？

手掌裏握着金鑰匙

却到各處將鑰匙尋訪。

人把自然的鐵鎖打開，

又把自己封閉起來：

直做了坐關的老和尚，

像人生應當如此枯乾。

可是春鳥聲聲的呼喚，

東風把梅花心吹碎，

封鎖的統系關不住了，  
人心不甘讓機械支配。

率真的是藝術的人生，  
弟兄們，莫蹴斷了情根，  
看那紅芽初挺的芍藥  
和生意剛透的枯藤。

現在我們有些知道了，  
覺悟與青春同時到了：  
我們要把自然藝術化

不單要俯就她的奧妙。

沒有知覺的大宇宙，

要在人心裏受洗禮，

科學征服了的大自然

要化做不能分析的美藝。

小園子裏的樹陰底下，

且喝一盃新煎的清茶；

雞肉餛飩若不入詩，

却還有淡淡的梅花。

弟兄們，我明明曉得  
人我間有意志的衝突。

我們能不能在衝突上  
建設皆大和平的天國？

只要我們彼此相愛，  
愛真理也愛山和海，  
不阻礙人自我的湧現，  
也不怕和一切人往來；  
只要我們『反求諸己』，

放寬着我們的量器，  
飲得蘇格拉底的藥杯，  
進得耶穌的客西馬尼；

只要我們分這生命，  
走一條真犧牲的路徑，  
不將自己算爲私產，  
在人裏尋自己的證印；  
只要我們能擔辛苦，  
能走永無止境的長途，

能耐千萬年的變化，  
能信好花定有好花果；

只要我們立志勞動，  
和痛苦中人同受苦痛，  
揣摩那被宰殺的聖羔，  
宗仰那饒恕人的遺風。

天國是必定要降臨的；  
天國的降臨定是近的；  
弟兄們，我們懺悔罷，



我們不愛是不該應的。

東風吹來梅花片片，  
滿座的人如有所見；  
人生是深深的友誼；  
有夢的必有夢的實現。

愁雲讓出了黃昏星，  
小園裏充滿了一片靜，  
回去罷，彼此都認識了，  
有一個夢在前面導引！

回去罷，再用那些儀器  
深深地束縛我們自己；  
我們能把自由奪回來  
豈不能做自由的奴隸？  
自然與我們合一了，  
我心與人心連結了，  
純愛的國降臨的時候  
再不聞宇宙的嘆息了！

## 牧師經

我從來沒有做過牧師，却略知道牧師的生活。我覺得好牧師不多，所以好牧師的痛苦更覺難當。心有所觸，乃寫牧師經一篇，不事文藻，但抒真情。我的『經』字是經過的『經』，非常道也。

### (一)

牧師也是人，

也是神聖的凡人，  
牧師也喫飯，  
喫飽纔能去救人，  
靈生的是靈，  
肉身生的是肉身，  
愛主的人啊，  
請來聽我牧師經！

(三)

牧師無奈何，

妻室兒女一大羣，  
穿的是什麼？  
古式衣裳與布裙；  
喫的是什麼？  
油燉豆醬青菜根；  
住的是什麼？  
頹垣淺屋與蓬門。

## (三)

西國宣教師，

兩眼碧綠不猶人，

第一要效果，

第二要有活潑的精神，

第三要服從，

還要一家都虔誠。

『但要羊腦喫，

那里顧得羊性命！』

(四)

41  
牧師無所講，

泥塑木雕亂紛紛；  
因此『炒冷飯』，  
韻調全仗『老壽星』  
小羊精精瘦，  
老羊瘦得不成形，  
闍堂『亞孟』後，  
嘈雜歌聲入遠雲。

## (五)

牧師無書讀，

讀書看報靠鄉鄰；  
書架空擱着，  
千年舊籍積灰塵；  
老的教師說，  
他的教訓必須聽，  
『聖神會感動，  
讀書只要讀聖經！』

## (六)

今日要講道



快快趕緊讀聖經；  
明日要報告，  
西國教師兩眼青，  
同事也愛他，  
教友愛他到十分；  
還家帶笑容，  
甘心自去掃園庭。

(七)

看看小教會，

事務煩雜志難伸。  
弟兄輸捐錢，  
只看牧師不看神；  
牧師做模範，  
教友相愛又相親；  
一旦牧師換，  
一朝天子一朝臣。

(八)

教友若有病，

牧師與他同呻吟；  
教友若窮迫，  
牧師與他共艱困；  
口角與爭訟，  
苦情都向牧師陳；  
教友送東西，  
牧師立刻要留神。

## (九)

牧師學問淺，

不敢高談與闊論，  
心急如火燒，  
奉神旨意講靈魂。  
對外不容易，  
對內自己餓着喂羊羣，  
終夜呼籲主，  
替人彈淚到天明。

(十)

毒日頭底下，

十里廿里奔路程，  
下鄉講道理，  
一茶一水難沾唇，  
聽人罵洋奴，  
棄宗蔑祖沒恩分，  
稍或不謹慎，  
拳頭如雨也上身。

(十二)

不是做和尚，

人情軟弱想喫葷，  
愛喫又愛喝，  
又愛真神恨瑪門。  
不是做乞丐，  
却要仰給教友們，  
身勞兼心勞，  
不勞而食却未能。

(十二)

不是寄生蟲，

食人脂膏更無因，  
高舉十字架，  
發揚犧牲的精神，  
靈糧給他人，  
還怕他人依舊去沈淪，  
未聞寄生蟲  
嘗此萬苦與千辛！

(十三)

牧師佔便宜，

兒女送進學堂門，  
不要付束脩，  
不得公平得了恩，  
牧師心裏清，  
牧師兒女也知情，  
他年要牧師，  
莫到牧師家裏尋。

(十四)

好牧師，壞牧師，



稗草麥子每同存，  
山羊與綿羊，  
審判臺前兩面分。  
忠信的神僕啊！  
小事情上既忠誠，  
大事主託你，  
去管五城與十城！

十一，四，十八。

## 我與自然

我厭棄了喧囂，

憎惡了蠕動的人羣；

我走入了荒山窮壑，

出沒在翳密的長林；

我聽松根的流泉，

愛牠潺潺的幽咽的聲音；

又聽林間的飛鳥，



離山的水花踴躍而翻飛；

我喫野栗，喝青泉，

濯足在澄澈的山溪，

睡在巖洞的門口，

看明星與明月的轉移：

我想這纔快樂啊，

這纔避免了鬪心機。

\*

\*

\*

第二日我正在遨遊，

欣賞那豐草碧綠的溫柔，

我見了一羣梅花鹿，

避野豹跳過急溪流。

第三日的清晨，

巖穴外的細草低了頭，

我向索索的響處，

剛要靜靜地搜求，

驀然間見了：：蟒蛇，

又聽見了悲風的颼颼；

我從此疑惑了自然，

疑惑了剛得的自由。

正午滿山儘是煙與雲，

滿壑裏有崩崖摧樹的狂風，

更有疾雷和奔雨，

不理性地直撞與橫衝；

一霎時青山化了水，

儘是瀑布，急湍，飛翻地騰涌：

青山——好像一堆雪，

在烈日之下消融，消融；  
再一霎時又煙收雲斂，

青天裏立寂靜的高峯；  
我渾身的濕衣裳，

那裏去找爐火來烤烘？

\*

\*

\*

午後我聽得伐木的聲音，

在空谷裏丁丁，丁丁；

這時，我祇要見個人，

管不得山的崢嶸水的深。

我看見陪樵夫的女子

坐着剛削平的樹根，

我聽見她說：『親愛的，

我倆要造好了家庭，

再來斬伐些大樹

造柵欄，爲我們的新邨，

造敬拜上帝的聖殿，

和上帝殿裏的雙門。』



樵夫說：『我要爲了你，  
去創造戀愛的人生，  
我要攜了你的手，

到人羣中服務而競爭。

現在，青山白雲裏，

伐木罷。』丁丁，丁丁。

\*

\*

\*

傍晚，我獨坐在溪頭，

記憶裏掀起了波瀾；

夕陽燒紅的樹林

送快樂的樵人遠遠地下山。

我凝神竭力地想像，

山雲應當爲我而瀾漫，

奇峯峭壁是我的寄廬，

山風不應當使我孤寒，

麋鹿是我的兄弟姊妹，

山花應當戀我而斑斕；

夕陽映照的清溪

當是愛我的澄眸的流轉。……  
可是不然；自然不理會

她胸前倚靠的癡漢。

不然？我要歸去了，

縱然脚步免不得蹣跚；

那愛我的，我愛的人們

都住在喧囂的我的鄉關，

我丟失了的靈魂

人哪，快快的幫我去尋還。

十五，四，七。

## 破碎的國旗

慈悲的父啊，這屋頂求你垂鑒，  
除了破碎慘淡的國旗，  
沒有別樣旗幟在那裏飄動。  
在這異族乘隙同胞自戕的時期，  
旗下的苦同胞不敢懇求平安，

但求你保護這破碎的破碎的國旗。

慈悲的父啊，破碎的國旗之下  
有赤眼狗在嚼餘血未乾的骸骨，  
有被沾污而奄奄垂斃的孕婦幼女  
在血溝裏洗濯那洗濯不淨的痛苦。  
有頹垣，廢壁，殘礫，一片的荒墟，  
有隱隱的人號和啾啾的鬼哭。

慈悲的父啊，你也得憂傷痛哭  
像當日基督痛哭耶路撒冷一樣；

看這膏血潤澤了的肥田千里  
無非是匪盜與異族射獵的圍場，  
求你：求你將威厲的聖怒傾下來……

但是，可憐這痛苦和這點傷心的病狂。

慈悲的父啊，聖壇前蒙首的子遺  
不敢想到鄰居屋頂頭的景况，

不敢想到東交民巷白晝裏的黑闇，  
與黑夜裏魑魅磨牙吮血的情狀；  
但求你保護這破碎的破碎的國旗，  
容牠在陰霾中有倔強的飄揚。

慈悲的父啊，蒙翳的眼不易看見將來，  
僅對此刻尙餘的性命偷偷地留戀；  
懇求你保護這破碎的破碎的國旗，  
旗影底下的人祇有你能眷念；

求你爲我們留下傲骨嶙峋的中國人  
在這個不理性的黑闇的黑闇的人間。

十五，四，一八。

## 雨

夜雨從枕底來，

送清澈的江南入夢；

銳意却一時鈍了，



但感得微微的悲痛。

到早晨雨便歇了，

淨綠在一院春樹，

那曾經洗沐過的……

依舊有陰寒籠住。

十五，五，二三，晨。

## 夜 闌

夜闌，焚香掩卷，有一片深深的幽默，  
思想的盤旋，檀煙的微裊，使人生化作氤氳；  
悲痛好像春夢的暗溢，又好像春夢的遺痕，  
思想細絲上垂懸的問題垂懸着半夜清靜。

69  
夜闌，施鐙漸滅，有一片深深的幽默，  
春風與明月顛倒橫斜在窗紙上描畫花影。

飄香，好像半山的夕陽中美人的羅裙輕曳，  
好像隔江秋笛吹徹了憂鬱的難訴的悲音。

夜闌，碧天如海，有一片深深的幽默，  
心潮平闊，淨滿，澄澈，縹着一縷半縷波影，  
上帝的慈懷若果是善與美與愛的涵容，  
那末他心裏必滿載着人的戀愛與悲情。

夜闌，鄰雞啼了，依舊是一片深深的幽默，

再數一數天空裏遺賸下來的纖小的寒星，  
薄薄的雲翳，沉沉的夜月，離曙光可僅咫尺，  
戀慕上帝的纔知道上帝偏要得戀慕的人心。

十五，五，八，夜。

## 你爲何不信

弟兄，你爲何不信？

這赫壁煙鎖雲封

這路途山窮水絕，

這人生太覺像飄蓬，

人生原來是這般

過一峯還有一高峯。

只管走眼前的一步……

倘使專會氣憤填胸

在山麓的亂礫中默坐

流淚，嘆息，作無謂的悲痛，

怎能够見山巔日出？

怎會不到水盡山窮？

弟兄，你爲何不信？

狼嗥虎嘯的險兇

豈能因悲怨而消滅？

森森的林子動悲風，

山坡上纍纍的墳墓

有千百盤饅頭高聳，

73  
在我看是遺蛻長埋，

靈魂歸到神愛之中，  
你看却是人生無意義，

喜怒癡噴盡屬虛空；

我快樂踴躍奮進時，

你總是退坐懷憂恫。

弟兄，你何為不信？

失敗是初始的成功！

當道的豺狼是豺狼，

祇是可憐可恨的毛蟲；

你的孩子被銜了去，

妻子遭了好些驚恐，

究竟不失爲中國人，

豺狼的命還在你手中……

快把滿地荆榛斬下，

無路處把道路開通，

提起神來上前走去

要直走到人生第一峯！



弟兄，你爲何不信？

瀑布，有雷聲的隆隆；

前面儘有高山流水

彰顯上帝奇妙的化工！

上帝看千年如一日，

你莫要被這時代欺蒙；

磐石上刻着上帝名字

他的眼睛永遠不朦朧。

呆想不能解決問題

還是努力攀躋往上直衝；

你祇有兩事：：或是死，

或是衝上這生命的高峯。

弟兄，你爲何不信？

悲怨是自殺的刀鋒！

人生本是不盡的探險，

心不死即便是成功！

起來，長嘯一兩聲，

不管那風起雲湧，

不管我們流汗流血，

顛頓勞瘁與貧窮；

弟兄，你相信的時節

要注視雲霧瀾漫的遙空，

一剎那頃有一個峯巔，

從雲中透露凌蒼穹！

十五，五，八。

## 婚之夕

一雙紅燭，

一盞清香，

你從天涯海角喚我

到這聖潔的地方：

我愛，來祈禱罷

且慢卸妝。

一院微風

傳來花氣，

弱竹也傳清幽玉韻，

萬籟有相應的道理：

從前你我辛苦追尋，

上山落海追尋我你，

我到海天盡處，

你入沙漠之地！

如今，莫非是誰導引？

是誰？你我會意。

可聽見麼

奔騰衝激的生命潮？

安靜平滿的雙清流，

翻作了飛奔的洪濤，

翻作一個旋渦，

一個永遠不涸的滔滔。

我愛，快祈禱罷，

此刻怎可不獻祈禱？

『長江要流，

白雲要浮，

萬愛之神呀，感謝你，

我們要愛，也要自由；

好鳥嚶鳴在桃花林，

在深海裏魚龍優游，

猛虎在深山裏狂嘯，

野鴨飛宿在蘆花洲，  
我們在溫柔的香窩，  
也有說不出的綢繆。

「我們不曾認識，神呀，  
我們認識即在今朝，  
我們還未知道，  
待一忽兒即便知道。  
即此歡愛是認識你，



即此歡愛便是秘奧，  
你是生命之源，  
你是愛與美的宗教。

靄靄的雲裏來，  
密密的霧裏去，  
急湍飛瀑之根，  
在蒼茫的海裏居住；  
愛的神呀，生命，美藝，

可不是你觸手成趣？  
假使你也不能自己，  
我們更要敬獻禱祝，  
秘密互訴的恩與愛，  
便是讚美上帝之語。

『可是，愛之神呀，  
榮耀你的化工！  
我們在你壇前起誓，

繼續你聖潔的化工。  
有水攔路，斷水，  
有峯當道，摧峯，  
我們已經離別雙親，  
永遠辭別了祖與宗，  
向着前面茫茫之路，  
憑着摯愛之忠，  
精忠之愛，  
爲要榮耀你的化工。

「秋潭似的雙眼，  
豈不可以託賴？  
心與夏日一般，  
豈不可以永愛？  
我們敬將身心奉獻，  
生命是你給的恩賚，  
我們祇要生命，  
祇要永遠淨滿的恩愛。」

路  
遇

不要告訴我五洲十洲，  
我的足跡沒有遍塵寰，  
我所走過的煙邨俗市，  
平的廣漠，積雪的荒山，  
堆濤捲浪的汪洋大海，  
都遇見人，一樣的是人，  
幾乎使我不相信眼睛，

但是我對推論負責任。  
我的足跡沒有遍天下，  
請相信我，我的話不假，  
真的，我真的見過生命，  
緩日講罷，今日還不暇。

餓了，是啊，感謝你一飯，  
請不用客氣，什麼都行，  
青菜，拌黃瓜，乾飯香片，

好極啦，多謝你的好心。

不不，我那裏再敢驕傲，

『玉盤珍饈值萬錢，』嘗過，

明天還得再嘗。你知道

舊時的習慣算不得數。

世界上真的無奇不有，

就是穀頭在地上滾走，

爛尸變了青蠅的糧食，

不管——有頭的還得奮鬥。

不是一方面的事，對啦，  
莫提舊事——但提也不妨：

從前同學，現在都變啦，  
你開小飯鋪勞碌，紛忙。  
開飯鋪也是一件大事，  
山裏的獼猴可弄不來；  
總比搖尾乞憐好一些。  
你也該見過生命，也該！



你是貴而賤，我貧而富；  
我比從前佩服你十倍，  
書本原不是你的傢伙，  
現在你可是服務社會。

我倆不能祇較量才力，  
你問我麼？我也開飯鋪，  
但有表裏精粗之別耳；  
我寸心焚灼朝朝暮暮，

朋友，自己不想法，專想  
喫些一成不變的羹飯，  
弄得一國的餓狼餓虎……  
噫！不能變化就祇有反！  
門外吟呻的那個乞丐  
叫他進來，本無階級的，  
同坐着也讓他喫個飽，  
裝肚子是十萬火急的。

要飯，要了飯還要女人，  
要錢還要人家的性命；  
只有惡狠好像是理性，  
人牙齒上鮮血還在淋。  
前幾天風大，雨大，浪大，  
江船有好幾艘翻了身，  
識水性的在大輪船上  
誰不聽見號哭的悲聲？  
誰可憐誰？浮沉聽命運！

後來一個傻子跳下水，  
掙扎了些時也淹死了  
這樣的世界誰可憐誰？

我人不酸，我心裏却酸，  
老實說我很感激傻子。  
從前我喫不下這糲飯，  
飯裏又拌着這些沙子，  
如今我什麼都能够咽，

就祇有時眼淚咽不下。  
除了傻子我沒有朋友，  
除了傻子一切都是假。  
告訴你罷，我還是教徒，  
還是基督徒，信耶穌的，  
因為耶穌是個大傻子——  
這個我決不會糊塗的。

喝了茶我就要趕上路，

地上的樹影已經長了。  
可是說也說不盡；請問  
誰能活得十分酣暢了？  
你我都是猢猻的兒子，  
並且與虎和豺狼同宗，  
可是老實不客氣，我們  
不肖，不孝，不肯繼家風！  
我們的職業就是馴養  
血統裏存留着的遠祖；

莫信已過，要確信將來，  
這世界不能容人回顧。  
是啦，再見，趕奮鬥之路，  
如今講體面的中國人  
變了野獸，孔孟活轉來  
也決不能將他們承認。  
不用送，你開你的飯鋪，  
碧綠的水，青翠的遠山  
環繞你的世界的前後，

門前好花時常的爛漫。

我呢，去了，活活的去了，

我意識裏現存的歷史

要延綿到不測的將來，

到天國降臨，或到我死！

十五，八，十二，病中。



## 頤和園昆明湖畔

波瀾纖小的湖面——

不平的世間有這一片和平！

就是鋒利的西風吹來

也不過加了深刻的淪漪。

水鷗：：只要漠不關心

將胸懷放在溫暖的水上。

白雲漸度了淺紫的山頭，

雲陰在湖面上輕浮，  
綠水加了一陣寶藍色，  
水裏的蘆葦影子更清了。  
金銀光散得一線一線，  
一陣追一陣飛濺：：飛濺，  
散入了搖曳的蘆葦，  
那旁邊還有一半的明湖。  
溫暖柔和的波瀾裏，  
浮鷗只靜靜地領會欣賞；

忽律豁拉的鋒鏑和彈丸  
飛不到倒影的樓臺。

鳥背上獵獵的西風

早曉得是冷酷無情的，

待到一陣一陣吹過去，

依舊是逍遙浮蕩的生涯。

看哪！飛塵像迷霧一樣，

在西風的背上來還，

將晴嵐籠罩在輕綃裏，

鈍紫暗藍好像幽夢，  
透入了午睡未穩的岡巒；  
心窩裏細細着棖觸，  
沒有言語解得來……  
西風又吹到湖水上，  
湖水上還是纖小的波瀾，  
波瀾上還是浮蕩的閒鷗……  
可是有幾個飛起又下，  
有幾個飛進了蘆花。

十五，十，廿一，下午。

## 明證

一片孤寒清潤的霜月

贈送給我徹夜的幽閒；

我心裏滿有懺悔呼籲，

我却沒有平日的言詮。

\*

\*

\*

煙 鐘 塵 霧 那 時 沉 寂 了 ，

星 宿 自 己 也 不 再 燦 爛 ；

微 濛 幽 逸 的 我 的 靈 魂 ，

像 那 餘 痕 淡 漠 的 西 山 。

\*

\*

\*

撤 開 了 障 翳 便 是 明 證 ，

奉 獻 了 自 己 便 覺 無 窮 ；

那 時 無 煩 苦 更 無 憂 患

我 在 上 帝 的 真 在 之 中 。

## 小溪

十五，十六，二十八，燕東園。

小溪還活潑地跳躍，

小溪的生命在小小的溪心，

小溪永遠不能死，

縱使兩岸漲結了堅冰。

小溪還急急地奔流，

蓬蓬的雪花縱使滿天飛；  
你要在西北風裏仔細聽，  
還能聽得潺湲的幽微。

小溪愈小愈踴躍，  
蘆花影有徹骨的幽清；  
縱使層冰封鎖了溪面，  
冰底下還有激蕩的聲音。



小溪有遠遠的淵泉，  
在深山的心窩裏藏埋，  
縱使雪滿山巔風滿林，  
遠遠的小溪還要流出來。

小溪還能活潑跳躍麼，  
假使寒冰凍徹凍到底？  
是呵，那末合上眼兒睡也好，  
好讓春陽來喚醒了小溪。

十五，十二，九。

## 聖誕詩

雪風纔息的寒夜，  
邨子裏最後的鐙也息了，  
牧童蹣宿在帳幕角裏，  
小溪裏的冰也凍得漲裂了。

隱隱的鼓樂在平野，  
天上的奇光忽然照耀了；  
牧童索索地爬出帳幕來，  
爛漫的煙雲像把山林燒了。

牧童說：『同伴們快醒來，  
今夜裏真個天開眼了。』  
又聽得悠揚曼妙的清歌，  
漸漸地千軍萬馬都現了。

『困苦的人們啊，』雲裏說，  
『可把眼淚暫時擦乾了。』

今夜在伯利恆山麓馬槽中，  
人類的救主爲你們下來了。』

III

『這喜報是關乎萬民的，  
永遠的奧秘今天昭示了；  
他是擔負人罪的聖羔。』

創世之前已經爲人類死了。」

紅光忽然的隱下

十字架在雲影裏彰顯了；

這是制勝衆惡的垂象，

上帝絕對的威嚴昭見了。

天使說：「他是人，又真是神

神顯然的要以人爲寄廬了；

嬗變中有不變者的真在，  
全體要在特殊中居住了。

『從今後能愛人的是真人  
在聖子人得稱為神裔了，  
天上的聖郇降臨下土時  
新時代要和舊時代分離了。』

雲光又漸漸地淡下來，

鼓樂聲也漸漸地遠了，  
但聽得：『天上榮耀歸上帝，  
地上平安，善意在人間了。』

此時牧童們歡忻舞蹈，  
再也等不到天色平明了，  
他們衝寒冒雪地奔走，  
一逕向馬槽去拜聖嬰了。

十五，十二，十。燕東園。

# 雪

(一)

晚上，交纏的老樹枝，

低頭朝拜那煙黃月，

古松下有黯紅亭子，

與上岸的冰湖連接。

來時的路漸入深樹

像我前生曾留蹤跡：



我正凝想家鄉何處，

冷不防有橫柯墜雪！

(三)

淡遠的山這般淡遠，

玉殿瓊宮又這般靜，

誰看溫柔就是冷酷

好像冷酷就是深情？

牆外如夢的霏微中，

聽得叮噹的駱駝鈴；

過後，雪花飄飛，飄飛，  
匝天漫地的不留停。

(三)

又過一夜悠逸安靜，

清晨，雪花飄飛飄飛；

幽默的精密計畫，

冷酷痛快相去幾希？

兒童們玩雪壓人堆，

也有兒童在號長飢！

矛盾矛盾的人間世，  
雪花飄飛，只管飄飛。

(四)

濛濛的天，雪花亂飛，  
六出的花飛上寒衣，  
精緻的稜角，巧花樣，  
誰將心機去闢天機，  
銀光蕩漾的宇宙內，  
還是苦纏愁結之謎；

你不見這天下縞素，

你真不見人的悲悽！

(五)

哀哀的雪，霏霏的雪，

更無歸鳥飛入疎林；

送煤的車緩緩地行

更無轆轤的重聲音。

雪的掩埋，夜的掩埋，

同心當此是最難尋。

神啊，垂聽我的祈禱

莫掩埋了我的信心。

十六 / 一，二七

## 不 太 平

深夜裏有人嚷着『不太平』！  
深山裏泉石應着『不太平』！

『主啊，我們這裏有兩柄刀』，……  
慘淡的月照在慘淡的臉上，  
主，主不免使勁地說『够了』！  
薄雲又翳蒙在碧青的天上。

不多時門徒居然動了刀，  
可是主終於走出林子去了。  
雞啼時園裏更加靜悄悄，  
因為主終於離開林子去了！

聞說還有人嚷着『不太平』！  
山林泉石都應着『不太平』！

十六，三，二，燕京宗教學院

## 雪中行

疎疎的飛雪，  
黯黯的清早。

破屋簷前有人來，

『洋車！洋車！』高聲叫。

『下雪天怪冷』

白髮老婦走出來，

『來罷！來罷！進來罷！』

她把破門一半開。

123  
春寒寒徹骨，



僱車人在門前守，

『不忙，不忙；反正遲，

你且喫點東西走。』

車夫說，『行行。』

脫下羊皮破長袍，

『我把衣服給圍上，

腳別遭涼，那就好。』

慘淡的光景，

南風捲天飛亂雪，

洋車上了寬闊路

擋風衝雪去不歇。

車夫回答說，

『家裏只有媽跟我！

一月十來多塊錢！

用過還够做什麼！』

精窮的車夫，

跑進倒運窮北京，

紫禁城磚黃龍瓦

一堆一堆沒聲音。

蓬蓬飛大雪

大雪飛蓬蓬，

拖車到門却還早。

餽餽充飢儘去充！

下午雪滿天。

又坐來車上歸路，

洋車不如汽車煖，

可是人莫知其故。

軟散像鵝毛

濛濛密密像篩粉，

遠山更遠路悠悠，  
帶雪松杉黛色鈍。

一步一滑蹋，

到門二十餘里路，  
抖下衣裳一堆雪。

車夫汗裏騰煙霧。

「謝謝，」車夫說，

『要車到我家來叫。』

今日車錢給兩倍，

值得人生相對笑。

十六，三，一七，寧德堂

## 過 後

129  
我是天地間一點飄忽的塵沙，  
風雪之後胸間只剩一點微溫，

讓我把靈魂的衣衫重重脫下  
你瞧一瞧這重疊斑駁的傷痕。

信仰枯涸之時我便依賴諧談，  
忍使痛苦在歡笑中隱避埋藏，  
但願流水般的年光使人迷醉，  
但願舊痕裏漸漸地凝結新傷。

那傷我的不盡是些獍狌魔鬼，  
不盡是我深痛疾惡的舊寇讐，  
那無情中最無情的幾縷刻畫，

每一撫摩，每見一回鮮血迸流。

我決不向痛苦世界哭訴痛苦，  
我也不會虛夸矯飾裝作逍遙，  
一片瘦骨能掙扎得幾多時日，  
過後便是涵養來的衰老之兆。

我的口齒遠比不上我的心好，  
血肉的人豈能常做邏輯機器？  
我不願意儘爲自己細作註釋，  
但不深刻究竟教我懺悔不已。



嘆息無謂，咄咄書空更是無謂，  
讓下意識收拾戀念，埋葬怨憎，  
防潰溢的生之隄壩日高一日，  
爲何方寸之間還要激盪沸騰？

靜默之際心中迴旋一片懺悔，  
但我不悔衣袖上的淚漬斑斕，  
我有理由而曼不願細訴理由，  
我不願意說話，我就隨便搭訕。

天地若還要與我來接觸周旋，

我依舊要愛那了解我的青山；  
小湖春水縈纏蘆葦那一片綠，  
本來是在天桃謝後，花老春闌。

正在那時東山片月照我歸去，  
我就腳踏自己瘦影緩緩而行，  
我想人怎可以葬在自己心裏，  
人蹊徑上也有痛苦，也有安寧。

今天明天可以深深地去潛伏，  
自己與心且幽密的細作商量，

待到後天早鳥曉將晨曦出來，  
若遺忘了背後，前途莫要遺忘。

不能了解的我似乎也能了解，  
我不折斷已經被折過的蘆葦，  
尚有一日得在風中微颺輕曳，  
任他儘力舉頭去與宇宙爭輝。

我明白了，我就一切都拋撇了，  
談謔的人生裏痛苦牽住信仰。  
鑽出泥土纔是一片幽花香草，

只要得有泥土，生命便有希望。

十六，五，二，夜闌，燕東園。

## 寧 可

寧可將生命打得粉碎，

在血和水裏找尋實在——

淡酒濃酒所泛濫的好夢破產了，

人再不能合上眼睛去揣摩

那個使人現在迷矇的將來。

+

+

+

寧可把笑容截然沉下，  
慄慄嚴厲地去真對真，

赤裸裸的坦白胸懷，

絕不容人去求上帝垂憐，

因為他是一個岸然挺立的人！

+

+

+

寧可將手和足交於事實，

倘使人必須要受桎梏，

鐵頭顱在『是』的青石上摩礪淨盡，  
勝於載着鬚眉歸回黃土——  
生的冷酷這纔消化了冷酷。

✦

✦

✦

寧可爲着真理舍命，  
我原來是撲火的蠅蛾，

埋骨在真理中就是我的權利；  
冷峭的譏諷不值得一顧盼，

除却真理，其餘的皆煙消雲過。



寧可峻嶒地挺峙傲骨，

寧可——爲什麼如此熱心？

那不屬我的我已經懷抱了，

那懷抱的還是分離邈遠，

上帝——我便要和上帝相親。

## 臥佛寺

十六年十月二十七至三十日，京津青年會在臥佛寺有幹事退修會。我被邀參加，作開端的演講，主結束的禮拜。四日之間，在秋林紅葉，紛漫如錦的僧院，與吾教信衆四十餘人把晤議論，心中頗受感激；情懷所動，溢而爲詩。

(一)



大凡心裏憂悲困頓的人

每像小鳥歸林，急於斂翼，

縱使祇有片刻的曠閒，

也算一番滿意的休息。

況且此地有天矯的古松

蕭森地掩映着一帶晴山，

環繞庇覆着幽密的荒亭亂草，

正像勞人魂夢中的鄉關。

那火紅的牆籐院楓

茶綠橙黃色的草樹

將滿院修飾得繽紛爛漫，

引人忻賞，挽留人們居住。

遺忘——真要感謝退藏的憶，

小鳥也止住了嚶嚶的低鳴：

一切都是豐富的美和真，

都是錦繡燦爛現在的幽情。

(三)

同宗信徒四十餘人

環坐在秋花之前老松之下，  
暮山退住在澹澹的夕陽中，  
短垣圍住了一院的幽暇。

上帝已是在此地了，

我等彼此認識，彼此信仰，

人我自然全是因爲上帝，

沒有他時，一切便皆虛妄！

蕭然的喬木蕭然地酬答

一陣一陣激勵的秋風……

上帝不知，我衆即不能知，

他是人的實在，人的始終，

他是我衆永遠的憑證，

他是我衆永遠成全的成全，

客西馬尼的痛顫，各各他的死

早已成爲事實——在創世前。

(三)

入夜，短牆野屋中的安息

逗引人到真的海洋中，

幽夢裏但聽得浪翻濤瀉，

聽得衝山裂岸的海與風。

其實松間嵌住的光明星

曾記剛纔在夜林裏見過……

衰草上旋轉的索索的葉子

此刻也已變爲急湍瀑布。

同窩的朋友們皆酣睡了，

深願他們盡做甜密密的徽夢。

一盞青燈留着熒熒殘照，

或許即是世界縱形的朦朧！

可憐的孤獨，求不到的孤獨，

悠遠地隨遊魂進入幽妙，

秋林中的風濤星月

盡銷融入紛歧雜沓中的簡奧。

(四)

太陽剛照在橙黃色的山坡上，

澈清的天幔上橫着松枝如繪，

松下青黃紅綠的叢枝中

有清厲的鳥語訴說心醉。

是啊，大自然若沒有霜劍風鏑，  
沒有寒如火炙的森森秋夜，  
在晨曦的碎光斷照之中

怎會有這秋意眩耀的豐艷。

靈修閣上一剎那的曠觀，

蘊藏着千萬年無盡藏的生命；

個中有的是羣是我與大自然，

孤獨裏有神我同在的新記印。

一切冒險從此便是太平，

痛苦便是晨風侵骨的寒意，

十字架是容易的重擔子

死是豐足生命廣闊的深基。

(五)

採山上的紅葉，綴林間的紅葉，

綴成鮮血模糊的十字架，

晚鐘響時張在堂中的白幔上，

焚香點蠟，與信衆們拜倒其下；



低聲地爲同胞懇切呼籲，

唱那寶架榮華的頌讚歌，

再把未曾決定的主意打定，

要爲同胞奔馳努力，無論如何。

聖餅與酒同志們都飲啖了，

但願上帝全善的旨意成全，

黑夜裏再走向森森的幽林，

想他也曾在幽林中，從前。

我不知道，可是他深知道，

他曾給我與他深密的默契。

明朝追憶此地的錦繡斑斕，

巷煙衢土也要帶可能的美意。

## 伯利恆

黑沉沉的伯利恆，

羣山中的伯利恆，

街上沒有人影子，

城中不見一點燈。

勞倦的人心鈍了

夢中久已無笑容；

君王祭司縱有夢，

怎能到得馬槽中。

冷酷冷酷的世界

聽見天軍傳好音，

榮耀光中降下了

不被歡迎的天嬰。

誰知那夜包藏着

大平等與大智慧，

有刀有火到世上，

也有罪人的懺悔。

誰知幽寂的那夜

種下人間革命因

神愛翻涌永翻涌，

翻出人間永太平。

自從那夜到如今

天上不會關過門，  
十架血漬長淋漓，

表明父的奇妙恩。

智慧滿足的人們

尚有倔強的疑難，

在於愚拙的信徒，

上帝的愛是平安。

千萬問題俱解決，

耶穌基督已降生，

罪惡痛苦與死亡，

上帝與人同擔承。

可是世人不肯依，

艱難痛苦就在此，

且聽霜鐘一高歌，

隨主生死都不辭。

當前祇有奮鬪路，

祇有卡爾佛里山，

聖子昔年經行處，

血泉還在湧波瀾。

回想當年衆山中，

沉沉黑夜無歌聲，

有誰讚美伯利恆？

衆山中的伯利恆？

十六，十二，八。

## 碧雲寺

方沼的水曾經洗墨一般  
映着苔色斑斕的石闌干  
與倒影在水底裏的松杉；  
止水禪心永遠不起波瀾，  
紅魚游泳，常在樹巔來還。

\* \* \*

155  
古籐奮怒着與古柏纏交，



纏到百尺枝頭去挂凌霄，  
濃密的葉子裏有鳥營巢，  
白鳥一聲清響掠過樹梢，  
滿院子裏好像起了寒颼。

\*

\*

\*

塔院裏的古木盤錯迴旋，  
夭矯躍起，上凌蔚藍之天。  
白雲，密如疊絮，薄如凝煙，  
飄飄蕩蕩地遊到山坡前，

翠柏青松也會密與纏綿！

## 客西馬尼

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晚上，即記念耶穌被賣之夜，我在客西馬尼園中默禱，深深的思想，心中切願與主一同儆醒。十六日，我乘鹿島丸行地中海中，將近意大利。是晚，回憶此夜在客西馬尼園中的心境，情不自己，乃作此詩。

黯黯的柏樹林，

靜靜的橄欖枝，

依舊保留着一片安靜，

滿溢地繫戀，安慰，密近，

我主，他那夜在此棲遲，

汗血淋漓！汗血淋漓！

他臉上有慘澹的月影，

他身上帶野花的幽馨，

他心中焚熾着憂思，

他擔當的孤獨淒清

如何激烈，又如何深，

有父深知，有父深知。

(三)

靜靜的橄欖枝，

今夜還這樣依戀，

柏樹黯黯的影子，

庇覆着無限的幽念，

是夜的纏綿，自然的纏綿。

山坡亂石，你們應當知，

請告訴我，主那夜的悲思，

如何憂煎，如何憂煎，

讓我分擔着一絲絲，

我若軟弱不能盡力時，

他必垂憐，他必垂憐。

(三)

我主，他奮鬥到底，

透徹地憑着父的愛，  
他在死亡的黑影裏

我主，他和父親同在，  
永遠不離開，永遠不離開。

橄欖樹爲他而嗟歎，  
野草幽花吻他的垂衣；

那時我主，他憂心如海，

他將苦盃努力擎起，  
但求成全父的意旨……

滿心是愛，滿心是愛。

(四)

豈無他法免此苦痛？

豈無他路通到新生命？

唯獨這愛世人不懂，

我主，他在約但河上認明，

他在荒山幽壑裏決定，

他有憑證，他有憑證！

浮雲薄薄，冷月濛濛，

親愛的門徒尙且朦朧，  
不能做醒，不能做醒。

我怎敢與他憂患相共？  
我又怎敢不追繼聖踵，

爲他作證，爲他作證？

(五)

黯黯的柏樹林，

你若變成了十字寶架，  
我願爲他負你而前行，



走上卡爾弗里的孤崖

證愛無涯，證愛無涯！

漸漸照澈慘澹的月明，

悄悄露出對山的郇城，

橄欖的枝葉傾側橫斜，

畫出地上的人影，

今夜他在我心上打印

使我屬他，使我屬他！

## 妥協

有個妥協，朋友，在不妥協之中，  
那全宇宙在懷抱裏醒悟起來；  
只須斷斷續續地像孩子背書，  
就見歷史重新經過從頭至尾。  
有時滿山紅樹真個繫住秋暉，  
有時不過自己繫住滿山紅樹；  
沒有知識，知道的便祇有信仰

封鎖在這沒有辦法的我自己！  
反正如許珍庫寶藏，億萬年來  
無中生有的新生命盡在於此。  
近幾年的猛鬥，也罷，悲歡離合，  
原來是億萬年中間的一剎那。  
一重重的隔膜就在你我中間，  
有你與我應不能免深淺障翳，  
好像秋天月黑，人在愁夢之中，  
心靈上遮掩着溼重的煙和霧。

莫說我不能再喚醒從前的愛  
鐵的心窩已替代了脆薄玻璃；  
從前被擊碎的如今却已無恙，  
泛濫騰湧的已變作靜的澄淵，  
隱密中的窮愁悲苦早已變相  
儘在破廟空巷嘆息聲中留着，  
凡是人都有我在他裏面掙扎。  
我就因此在此在掙扎中得了安寧。

我喪失了世界，便得獲了世界，  
寬恕我罷，容我付價享此優閒！

今夜我可坦然喚醒從前的愛

再看一看永遠舊不了的裂痕；

我感謝你，上帝，若非這些磨礪，

塵垢秕糠怎能陶鑄這一剎那？

\*

\*

\*

凡我所經都是鞏固的真實在，  
那邈遠的，再不能挽救的繁瑣，

略被不可思議的我收在心窩！  
迅雷響在靜中，激湍橫在閒中；  
封鎖的雙瞳裏常有滄海月明  
清澈地照着那浩浩蕩蕩的水。  
誰若輕視這個，便是妄人之子，  
因為我的閒散盡在百忙中間，  
不曾遜跡山林左手誑騙右手，  
在胸臆間固然起了山壑雲泉！  
祇爲不能達到的愛，我轉得獲，

我轉窺見了愛和這愛的奧秘。  
但下決心，如雲如煙的山與海，  
與我相識的滄海月，雪浪冰濤，  
都攜帶着不屬誰的知心朋友  
來和我心默默符契，風晨雨夕。  
這好時節我祇能有一個祈禱  
懇籲上帝在我心中保全清潔，  
容我永遠自由永遠得親近他，  
由他擴大我心人心中的契默，

無論有沒有滔滔的曠古洪水  
人有沒有出死入永生的將來。

\* \* \*

一重重的束縛之下潛伏着怕，  
連這信仰也將我的心懷鎖住，  
如今却明曉了。我原是個奴虜  
我的自由全在了解死的知識！  
轉了惡圈，轉了跳不出的惡圈  
靈魂透出在穩固的圈心兒裏，



生的意志，永遠的愛給還了我  
超乎怕懼的大自在；我的自在。  
從今我在邊沿之上任何一點  
可以跳躍出去衝入鐵壁銅牆，  
把繁瑣的禮物贈送給你，朋友，  
因為束縛我的也就是這知識，  
我要鏗鏘於死，不復鏗鏘於生，  
禮物繁瑣，其間我便贈送自己。  
除了這些殘破綻裂，便祇有無，

衰朽產生的我現在產生衰朽  
怒挺着最豐盛的雜錦的靈魂；  
無論如何我在牢籠之外觀看，  
不然簡直便沒有這一番掙扎  
祇不要問怎樣，祇要果是這樣。

\*

\*

\*

如果要問到底，保持人的倔強，  
問的是誰？又是誰來明明酬答？  
雪後老松垂頭也得容讓山月

把矯健的橫姿在冷酷中照澈；  
凍潭的水不能映照寒葦枯柳，  
其實轉眼就是醉熏熏的春陽，  
其實應有人們還能盡情恣賞  
知道生命不在千萬個回答中。  
你知我時一切問題都無問題，  
在衝突中我因着你聽見和諧，  
在岑寂中有你的靈和我同在，  
風起煙湧波譎雲詭都成生趣，

都是顛撲不破的大富貴壽考。  
我是你的凝結，全賴你心維護，  
我的貢獻是我，却還是你的心。  
稠人之中我祇是湧，我祇是湧，  
像冶爐裏純青的火往上跳躍，  
又像歸海的衆水流匯集旋渦，  
旋渦心中直湧起來一點永生，  
也許會有帝子永生猝然湧現，  
證明危險裏的平安如何鞏固，

黯澹的人生裏有永遠的愛火。

\*

\*

\*

凡是帝子沒有罪孽，但有重擔，  
錯亂的事與物成了活的平衡，  
今日裏的夙昔像盤古的斧鑿，  
只是向前開闢，開闢自由世界。  
凡有愛的儘由特殊而達籠統，  
由殭死的制度蟬蛻而入生命。  
曾經緊握的手已有釘眼凝血，

曾接吻的有廣大慈悲的聲音：  
時光經驗已將更重的重擔子  
加在得獲悟徹的人的心坎上。  
從此那倔強的個性完全降伏，  
將黃金冕投在愛的靈壇之下，  
獻畢了火焚祭此心隨着燐煙  
消散在奮鬥的千人萬人心中  
把人世界融成一片，一個希望；  
那聽萬籟的人都會聽見了我，

那至深密至高遠的都包藏我，  
那至奧妙的我們就永遠團結，  
我的妥協在萬千的不妥協中  
這其間有一輪旭日浩然當空。

十八，二，廿七，夜半，燕京東苑

# 葡萄樹

（我是真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

西北風吹來

大雪要降的消息，

老練的園丁，

剪伐了葡萄樹，



培壅着，又把他掩埋了。  
大雪來，壓在土堆上，  
小孩子們說，

『葡萄樹這可壓死了。』

\*

\*

\*

過了很長的嚴冬，  
地上的青草又生了，  
老園丁揮着鐵鋤，  
掘起了葡萄樹，

搭了一個葡萄棚，  
把籐籐繫縛在上頭。  
小孩子們指着說，  
『看這些剪伐過的枯條！』

\* \* \*

那辛苦的老園丁，  
他沒有工夫辯論；  
他在葡萄樹根邊，  
築了一個小土圍，

又擔着深井裏的水，  
灌在小土圍兒裏，  
小孩子們似乎說，  
『這個可憐的老園丁！』

\*

\*

\*

老園丁只管灌水，  
像要把井汲枯了；  
可是過了些個時，  
葡萄樹的枯條上，

儘滴着珍珠般的水——  
在土迸沙裂的旱地上，  
儘滴着珍珠般的水——  
小孩子們也有點驚奇了！

\*

\*

過了刮風天，  
又過了亢旱的日子，  
夏天來了幾陣雨，  
棚上都是青葉了，

葉子底下盡是花，  
一轉眼又盡是葡萄，  
好像一球一球的真珠：  
這時候的小孩子們，  
恨不得把酸的也吞了！

\*

\*

\*

葡萄棚下的孩子們，  
儘着肚量喫葡萄，  
笑嘻嘻地歌唱着，

又笑嘻嘻地舞蹈：

「葡萄滋味真清甜，

採食歡忻舞迴旋，

葡萄美汁勝新酒，

醉得心來又醉顏！

\*

\*

\*

「清甜無比好葡萄

琥珀盃深酒似潮，

我與你，

結相好；

你與我，

樂終朝，

終朝歡樂樂陶陶。

小孩子們歌舞着

還似乎把園丁忘了！

十八，十，二八，燕東園

# 海 月

(記十九年八月七日夜海上所見。十月四日作於燕東園)

年邁的聖約翰曾經見過

天上的街道都是黃金砌；

他許沒有見過銀海光衢，

蕩漾在東海靜夜的淪漪。

那時祇有孤嶠與幾顆星

遺忘了，却又尋着自己，——



直到銀的海路猝然變了

千千萬萬飛珠迸瀉美麗，

又變了小白魚羣游入水，

變了蜿蜒的蛇，不知凡幾，

變了海神裙裾上的飄帶

輕舉曼舞地搖在海心裏。

那時海嶠與星都沒有話

祇面對面有深深的幽契，

已經立下鏤心刻骨的誓，

在那不繫之中永遠自繫，……

老約翰所見的是黃金街，

祇這海上月明差堪比擬，

他那時有穿白衣的聖徒，

此刻則有孤鷺，疎星萬里！

良朋  
(寄友人)

她是雨後的山泉

在你心的漩渦裏盤旋，

白雲綠樹，輕籠住，

給綃縠似的青烟；

你靈魂裡的大千世界，

沒法兒繼續得安眠，

有苦楚來痛醒你，

刺激你，有歡慰的鋒尖。

二，

她又是人類的溫柔，

要燃燒在你的心頭；

直到燼炬成了灰燼

生死的拼命還是不甘休。

默契的神劍要刺透你

使你的心血衝溢而迸流，

流盡了苦楚，

流盡了塵垢。

三，

其中自有神，

况她是豪俠的奇人。

凡是沐過美情的，

不會被泥滓翳蒙了天真

你若疑惑我的說話，

便可去問天上的星辰，

去盤詰山間的明月

和那被解放的青春。

四，

解脫罷，悲哀，

飛散罷，心灰，

痛哭，狂笑，長歌，嘯，

你總是個新生的靈孩。

你且痛飲葡萄新酒，

且不要辜負了金罍，

這時節泛濫的生命，

裏頭沒有一點塵埃。

五，

感謝你，良朋，

你看見了生命不會？

從今一切非你有，

從今一切你擔承；

你要有山澗水的澄澈，

你要有石骨的峻嶒；

你要做多人的鎖鑰，

你要得上帝的胸膺，

良朋啊，感謝你，

感謝你啊，良朋。

十九，十，二十三，燕東

## 夜

山澗水流過荒潭

潺湲的聲音便是靜，

潭心裏游泳的思想

此刻浮蕩在草木香中，



祇有痛苦漂入空際  
透迤地化作惶慚：  
那最近最遠的寥廓裏  
透出品瑩的星光來  
把熱情細細地雕鐫  
深嵌入無限的凜寒。

十九，十一，二十七，夜，燕東

## 聖誕之後

牧羊人朝拜過馬槽  
歡喜踴躍的回曠野去了；  
他們的眼睛比起生活來  
簡直有加倍的幸福。

好幾夜沙漠中間  
人聽得駱駝的鈴鐺；  
有時星給雲霧屏翳了

博士們也胡馳亂突的；  
他們帶來黃金，乳香，抹藥，  
好像是極寶貴的東西，  
可是他們所祈禱的  
他們却也沒有弄清楚，  
他們是捧書本子看星象的，  
人說他們是東方的博士。  
因為他們走錯了道路，  
希律就殺了好些個嬰兒。

祇有溫柔的拉結最苦惱——  
冷澀的黯澹的浮雲裏  
還裊着她的冤枉和悲慘。  
旅客們傳說伊及的人  
正夜夜的仰觀天象呢！

不過鬚眉如雪的西門  
和亞拿，八十多歲的老寡婦，  
已經親眼瞻仰了聖者，  
他們說：「主啊，現在容僕人

平安的與世長辭罷。』  
他們已經走到路盡頭，  
現在落伍了，應該死，  
他們的自知真是有意思。

加利利海上有西庇太  
和他的新婦正在打魚，  
他們有精深懇摯的虔誠，  
有海潮翻湧在愛心中。  
同時，鄰船上有個小孩，

儘望着風濤放聲哭，  
他的母親說他頂淘氣，  
不過當時誰也不知道  
將來有該撒利亞腓力比，  
又有大祭司的大院子；  
誰知道那怕聽雞啼的，  
會甘心樂意的喂小羊。

在郇山的僻靜處  
雙瞳灼灼的迦馬列

正是伏案研經的青年：  
他愈思索，愈覺無出路，  
他有如海的學問，  
却逃不了苦悶的時期。

老樹影橫在木匠鋪前，  
是一縱一橫的十字影。  
曠野裡已經有了聲音，  
瑟瑟的荻花應答着，  
要開山填壑的造公平，……

等待着苦人正多呢  
那已爬上山巔的都說  
東方有一片白濛濛。

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燕東園





版 權 所 有

紫 宸 印 贈

趙 紫 宸 作

北平恒和商行印刷科監印

上海廣學會出版

# 2

498-023

(1)